

回忆

糯米大汤圆

◆黄开林

近日,我和老伴收到一份礼物——朋友开车送来一盒大汤圆,说是岳父家里自己包的,让我们感受一下汤圆的味道。

双手接住盒子,沉甸甸的极有分量。揭开盒盖一看,大汤圆雪球似的卧在那儿,很吸引人的目光。这是我见过的最大的汤圆。我们赶紧烧水。汤圆煮在锅里陆续漂起来,点三遍冷水,汤圆沉沉浮浮、晃晃悠悠,眼望着宝塔尖慢慢塌陷、缩小、消失,最后回归成一个大圆团。

大汤圆出锅。我们用筷子将其拦腰夹住,一口咬开汤圆,一股香味弥漫开来。此刻,汤圆张着口,嘴角还有点往上翘。眼见它想从筷子上溜走,我们赶忙用碗接住。这时的大汤圆,又像是堆的雪人正在融化,身子怎么也立不住。

油花四溢,翠绿欲滴,一股浓浓的清香扑面而来。品其味,很有层次;观其色,绿白夹杂。不忍心吃,却又忍不住,吃下去满口生津,口舌间回荡着满园春色。

鲜香软糯,绵厚筋道,这是我吃过的最胖最大最暄软的汤圆。一疙瘩一疙瘩地在舌面翻滚,齿颊轻叩,等不及细嚼就滑下了喉。不知不觉间六个汤圆下了肚,问锅里还有没有?老伴端来半碗汤,一口气喝完,这组合真是绝配。

过去,我在老家吃的米酒元宵,全都是甜的。记得母亲在世时包汤圆,多将核桃、花生、芝麻捣碎,加点陈皮丝拌糖做馅,皮薄馅足,个个饱满,乒乓球大小。吃起来蓬松如糕,柔滑有弹性,给人一种沙沙的感觉。但是吃多了会腻人,得边吃边喝汤,原汤化原食,这样老半天都不觉得饿。我家做的汤圆在当地已算足够大,可还是没有眼下吃的汤圆大。

这种糯米大汤圆是当地的传统美食。不仅外形可爱,口感软糯爽滑,咸而不腻,弥漫唇齿间的是难得的清爽,而且寓意美好,意味着圆圆满满、风调雨顺,饱含对新年的祝福。过去,汤圆多用传统石磨工艺制作,把泡好的糯米用铁瓢“喂”进磨眼,因为怕“噎”住,还要不时“喂”点水。石磨需要两人合力才能推动,轰轰隆隆一阵响动,雪白的米浆就从磨缝里流了出来,一片片,一绺绺,虽不成形状,却源源不断。

吃过大汤圆后下楼,在小区里遇到一位邻居。邻居是太原人,太原汤圆出名,我便向他问起糯米大汤圆的做法。他说,小时候他跟着母亲做过,本来以为很简单,却怎么也包不好,做出的汤圆不是歪瓜裂枣,就是东倒西歪。做任何事都得讲技巧,做大汤圆也一样。比如,怎样把握水磨粉的干湿程度,怎样让“合龙”严丝合缝,怎样包裹得圆润光滑,怎样自然地捏出那根“小辫子”,这当中都是技巧。

包汤圆时,先将湿糯米粉团成剂子,再捏成小口袋,往里填满馅,收口后揪出一条“小辫子”,作一个结挽住。顶端不仅能冒尖,还能捏出可爱的“小辫子”,让人饱了眼福。这种大汤圆可不是谁都能包的,要有传承下来的手法、娴熟的技术,弄不好就会一盘散沙,东倒西歪。

正聊着,旁边一位大姐听见了,凑过来接住话头。过去,糯米稀缺,只有在重大喜事或过年时才做大汤圆,平时若做,一定是家里来了贵客。馅分季节而定,有肉馅、豆沙馅、荠菜馅、萝卜丝馅等。做法多,名字也多。放在蒸笼上蒸,就是团子;放在开水里煮,就是汤团;放在锅里用油煎,就是油墩子;把团子压扁,贴着锅边煎,就是塌饼。

一样的食材,不一样的口感,真是神奇多变的至味。大汤圆不是等闲之物,在春节前后是极具特色的美食。捧一碗热气腾腾的大汤圆,顿时就有了节日的气氛。碗是热乎的,心也是热乎的。吃上一口大汤圆,在一片色香味中,细细品味着对团圆美满、对和美生活的憧憬和向往。



元宵节是春节的重要组成部分,也是新岁沟通自然、联系社会的重要活动日。元宵节起源于中国人传统的时间观念与祈福迎祥的民俗心理。对于中国人来说,农历新年第一轮明月出现是重要时刻,它象征圆润与美好。面对新春的明月,我们以人间灯火辉映天穹,以世俗喧哗呼应天时律动,从而获得天人相应、人地同春的和谐与温暖。

节日习俗的形成是一个逐渐累积的过程。元宵节作为重要节日的出现,不早于隋唐。汉武帝太初元年(公元前104年)历法改制,将夏历正月作为岁首之月,正月初一为元正之日,正月十五的时间性质已经凸显,但目前汉代文献中尚未发现正月十五作为元宵节的表征。南朝宗懔的《荆楚岁时记》是系统记述节日民俗的文献,其中有记载:荆楚之地的人们在正月十五祭祀门户、迎紫姑神,以求蚕事丰收。这是正月十五作为节日的最早记录。东汉时期正月十五燃灯表佛的传统,在隋唐时期进入世俗生活。道教也以三元节会的上元凸显正月十五节日的意义。《隋书·柳或传》记述了隋朝初年正月望夜城市节俗情形,“鸣鼓聒天,燎炬照地”。

“闹”是元宵节活动的显著特征。其中有两重含义:一是元宵正值初春,大地未完全回暖,需要通过人们的喧闹,让大地苏醒,由此获得生命力,祈求农业丰收;二是聚集人气,振奋精神,营造社会太平、家庭和谐的氛围。元宵的“闹”,是多种节俗形式的合奏,但最突出的是声音与色彩。

先看音声之闹。元宵节的喧闹主要有两种声音,一是以锣鼓为主的响器声。锣鼓是庆祝节日必备的道具,气氛的营

随笔

人地同春的元宵节

◆萧放



造离不开锣鼓。没有锣鼓或锣鼓不够用时,人们将能发声的器皿也敲起来。二是歌舞游戏的人声喧哗。元宵节是民间庙会火行游与歌舞表演的盛大节日。除一般通行的舞龙、舞狮外,南北地方在元宵节期间都有各种乡村戏剧献演。北方城乡耍社火、扭秧歌,南方地区的行会、“装故事”、英歌舞、踩街,气氛热烈,花鼓戏、采茶戏都是元宵节常演的剧目。锣鼓喧闹、歌舞杂戏是元宵节的俗的主要“声”源。

再看色彩之闹。元宵节是色彩鲜明的节日,除了游客和表演者的衣着打扮华丽光鲜外,主要是灯火与焰火。灯火的喧闹是元宵节的主要节俗标志之一。人们在隋唐时期已经看到灯火的繁盛。人们为了元宵节的热闹“盛造灯笼烧灯,光明若昼,山棚高百余尺”,还制作巨型龙灯。宋朝灯笼制作较唐朝更为华丽奇巧,灯品繁多,琳琅满目。明代全面复兴宋制,元宵节放灯节俗在永乐年间延至十天,京城百官放假十日。民间

观灯时间各地不一,一般三夜、五夜、十夜不等。唐寅《元宵》一诗,写出了元宵灯月相映之妙:“有灯无月不娱人,有月无灯不算春。春到人间人似玉,灯烧月下月如银。”清代北京还出现了东北引入的冰灯,各地灯会异彩纷呈。直至当代,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,灯会有数十项之多,如自贡灯会、秦淮灯会、豫园灯会等,人物故事灯、诗文灯、花卉灯、龙灯、百鸟灯等,应有尽有。当代灯会因为新的照明光源与材料技术辅助,比古代灯会更为灿烂。

元宵节的色彩还表现在飞腾的焰火上。焰火兴起于宋朝,当时皇宫观灯的高潮就是燃放焰火,竞巧争奇,呈现一派“银花火树,光彩照人”的场景。民间同样“架鳌山,烧旺火,张灯放花,群相宴饮”,名之为“闹元宵”。焰火烟花渲染元宵夜景,为年节增光添彩。

传统社会的元宵节是城乡重视的民俗大节,它体现了中国民众特有的社交娱乐特点。我们需要这样一个仪式,来激发热情、振奋精神、沟通情感。闹元宵是既传统又现代的集体情感释放与公共娱乐方式,值得我们用心保护传承。元宵之闹,重在烘托节日热烈与欢乐的气氛,以祈福迎祥。多声部、多形式、多场景的户外社火、行游、娱乐、游戏的欢聚,是平日里内敛的中国人在节日中创造的喜庆场景,从而鼓舞人们以昂扬的姿态,面向新年新的生活。

情怀

奔放的舞步

◆郝随德

在北方正月天的热闹里,必不可少的就是秧歌的欢腾。扭秧歌、闹秧歌,这种跟庄稼和土地有千丝万缕联系的舞蹈,在正月里赋予万物美好的寓意,也寄托着对新年的美好愿望。无论是闹,还是扭,秧歌必然是有生气、有激情的。在寒冬尚未结束之前,以这样的方式作为春天的前奏。无论是大雪纷飞还是寒风凛冽,都不能让人们停下欢快而奔放的舞步。

每年的腊月过半,村庄里的秧歌队就组织起来了。锣鼓声中扭动的秧歌队像一条流动的小河,在村庄里宽敞的场地上来回流淌着。时而急

促时而缓慢的鼓点声,和着敲锣声、唢呐声,引领着秧歌队在场地里变换着各种动作,把扭秧歌的人和看秧歌的人的情绪调动到相同的节奏中,唤醒了空旷的山谷、结冰的河流和落叶的树木,让这些在寒冬中凝固的景物再次绽放出强大的生命力。

秧歌历史悠久,原来称“阳歌”。人们把最朴素的愿望和情感通过秧歌来呈现,表达了对天对地对苍生的无比敬畏。

随着秧歌队的加紧排练,春节来了。大年初一,村里的秧歌队开始挨家挨户地上门拜年。秧歌队从一条土路上赶来了。在响彻山谷的锣鼓声中,

穿着花红豆绿服装的秧歌队,走进一户人家的院子。村庄里人们围成一圈,秧歌队在圈子中心扭着、闹着。

秧歌有“大秧歌”和“踢场子”两种类型。秧歌队绕着院子奔放地闹着,队列中不时蹿出来狮子、龙灯、竹马、旱船等造型的表演,把秧歌演出推向高潮。随着“龙摆尾”“十字梅花”“二龙吐水”等队形变化,劳动生产和日常生活中的种种景象被艺术化地表现出来。

到了正月十五这天,周围几个村子的秧歌队聚在一起相互拜年,这也是周边村庄一年之中最热闹的文化活动。每年都有热情高涨的人们在宽阔的场地里尽情地扭着自己的秧歌。随着秧歌队的锣鼓合奏,长长的秧歌队伍,舞动的身姿,似乎把整个天地间都充盈起来,欢乐热闹的气氛达到了高潮。